

新野小西关与枣阳段营春秋墓的年代、 国属及墓主*

黄锦前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姜 维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摘要:通过对墓葬规模、等级、随葬铜器形制、纹饰及铭文等有关材料的比较分析,可知河南新野小西关与湖北枣阳段营春秋墓皆系春秋早期姬姓曾国墓葬,段营的墓主为曾子仲諝,小西关墓葬系其子辈夫妇合葬墓,曾子仲諝系曾侯鵠伯之子。结合近年出土的曾侯鵠编钟铭文来看,新野一带在周初曾国始封时即为其疆域范围。

关键词:新野小西关;枣阳段营;曾国;曾子仲諝;曾侯鵠伯

一 年代与国属

1971年8月,河南新野小西关发现一座春秋墓葬,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3.6、宽2.44米。墓坑北壁有二层台,墓底有一层厚约2厘米浅灰色朽木灰层,其间掺有红色朱砂遗迹。墓内葬二人,头向北,骨架腐朽过甚,性别不明。葬具分别为一棺一槨、一棺无槨。棺槨周围有不少碎薄铜片,可能是镶于棺槨上的铜饰。墓内随葬品有铜器、玉器、象牙器及骨器等数十件,其中青铜礼器有鼎2(其中含简报称“敦形鼎”者1)、甗1、簠2、鬲1、盘、匜各1。另有戈、铍等兵器及车马器等。玉器有琕及置于死者腰部的玉管等。象牙器有两件象牙玦。骨器有骨匕、骨贝等。^[1]

发掘简报将该墓所出铜器与有关材料进行比较,指出鼎与1953年河南郟县太仆乡所出江小仲母生鼎、^[2]邓伯氏始氏鼎^[3]等相似;簠与郟县太仆乡所出铜簠、^[4]曾伯鞶簠^[5]等近似;鬲

与郟县太仆乡所出铜鬲^[6]等相似;盘、匜与郟县太仆乡所出盘、^[7]匜^[8]近似。从整体看与郟县太仆乡铜器及湖北京山苏家垄出土青铜器^[9]风格尤为相近,墓葬年代当属春秋早期。^[10]这些意见都是正确可取的。或认为该墓的多数铜器属春秋中期,^[11]可能是因该墓所出鬲、盘等器饰以蟠螭纹的缘故。但据有关材料来看,蟠螭纹的出现可能并非过去所认为的是在春秋中期以后,^[12]而应在春秋早期后段即已出现并流行。^[13]另外需要补充者,该墓所出敦形鼎与湖北随州黄土坡出土的龙纹鼎^[14]形制、纹饰风格均近。综合有关材料来看,该墓所出青铜礼器的年代当以定为春秋早期后段为宜,墓葬的年代也应与之相当。

发掘简报据该墓所出青铜礼器的上述风格特征及曾子仲諝甗铭文,判定甗铭之“曾”为《国语·郑语》等所载的南土“申之与国”姒姓缙国^[15],缙即曾国,在南阳附近,春秋初期新野地区当属曾国境内,或者就是曾国的一个重地,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出曾国青铜器铭文研究”(项目批准号:15BKG012)成果。



该墓属于曾国墓葬。^[16]

简报据该墓所出铭文判定其为曾国墓葬是正确的，但《国语·郑语》等（《国语·郑语》：“申、缙、西戎方强，王室方骚”）所载之缙国传为夏禹后裔^[17]，位于今山东地区，春秋时为莒国所灭，汉置缙县，晋以后废，故城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兰陵一带。《春秋》襄公六年：“莒人灭郟。”^[18]又见于《谷梁传》僖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中》及《史记·吴太伯世家》等，一般写作“缙”或“郟”（《国语·晋语》：“申人、郟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19]），而与南土的姬姓曾国无涉。随着曾国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学界逐渐认识到这个曾应系南土的姬姓之曾，如石泉、李学勤据 1960 年代以来河南新野、湖北谷城、枣阳、随州及京山一带曾国铜器频出的情况，指出西起南阳盆地南部，东入随枣走廊，包括走廊东南端邻近地带的漳河谷地，即今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北至河南新野一带，皆为姬姓曾人活动范围，^[20]对照近年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等记载来看，^[21]基本可以定论。

总之，新野小西关墓葬为春秋早期曾墓，当确定无疑。现在仍有学者认为其非曾墓，或将其视为缙国遗存，认为“缙”即“曾”（姬姓曾国）。据目前的材料来看，恐怕皆不合适。

二 墓主身份

新野小西关墓葬所出之曾子仲護鬲铭曰：

唯曾子仲護用其吉金，自作旅鬲，子子孙孙其永用之（图一）。^[22]

同人所作之器，又有一件曾子仲鼎，铭曰：

唯曾子仲護用其吉金，自作薰彝，子子孙孙其永用之（图二）。^[23]

除器名外，余皆同。该鼎系 1972 年 8

月湖北枣阳县熊集区茶庵公社段营大队（今枣阳市熊集镇段营村）曾国墓葬出土。侈口浅腹，附耳，圜底，三蹄足。颈饰无目窃曲纹和一道弦纹，耳内壁饰变形龙纹，外壁饰重环纹。^[24]年代为春秋早期后段，可验证上述关于新野小西关所出鬲及墓葬年代的有关论断。

段营墓葬因遭受自然冲刷而破坏，墓坑残存底部，长 3.3、宽 1.5 米。葬具为一棺一槨，皆已腐朽。随葬青铜礼器有鼎 3、簋 4、壶 2，兵器有戈 1、矛 1、镞 3 及车马器等。^[25]发掘简报指出，该墓所出铜器花纹、形制与湖北京山、随县及河南新野出土的曾国铜器风格基本一致，所铸铭文字体、内容亦很接近，墓葬的年代应为春秋早期，系曾国墓葬。^[26]这些意见皆正确可从。



图一 曾子仲護鬲及铭文拓片

（采自《曾国青铜器》第 55 页；集成 3.943）



图二 曾子仲護鼎及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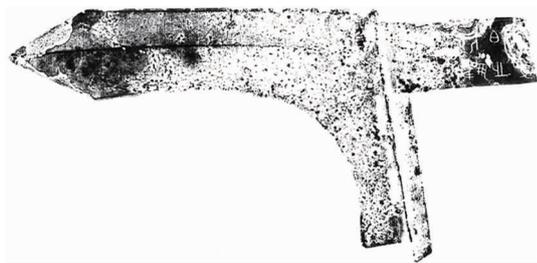
（采自《曾国青铜器》，第 52 页；集成 5.2620）

但如上述新野小西关墓葬的简报一样，发掘者同样认为该墓所属之曾为姒姓之曾，即上揭《国语·晋语》及《郑语》等所载之“申之与国”曾，则非。不过这可能是受当时材料的限制，因而认识有限，亦无可厚非。

该墓所出铜器中，除曾子仲護鼎外，还有一件戈有铭，作：

□□□伯之元执（图三）。〔27〕

□□□伯戈三角形锋，直援有中脊，中胡，阑侧一小穿二长穿，长方形内，上有一横穿。年代为春秋早期。戈铭首列文字残损不清晰，末字残划作，结合文例来看，很可能与曾侯瑪伯戈的“瑪”为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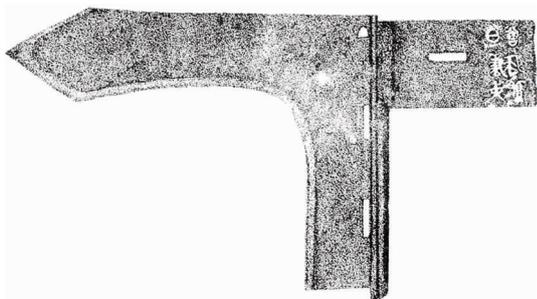


图四 曾侯瑪伯戈拓片
(集成 17.11121)

曾侯瑪伯戈系 1982 年枣阳县吴店公社（今枣阳市吴店镇）赵家湖曹门湾农民采集。戈为直援平伸，有中脊，三角形锋，中胡甚宽，阑侧二长穿一小穿，长方形内。与□□□伯戈形制略似，年代为春秋早期。戈铭作：

曾侯瑪伯秉戈（图四）。〔28〕

结合此戈铭文来看，□□□伯戈铭文首列所残之字很可能即“曾侯瑪”，戈铭可补作“曾侯瑪伯之元执”，此二戈系同人所作。



图三 □□瑪伯戈拓片
(采自《考古》1975年第4期；集成 17.11201)

据上述段营墓葬的规模、等级及随葬青铜礼器的情况来看，其墓主不大可能是曾侯瑪伯。综合上述曾侯瑪伯戈出自枣阳曹门湾与历年来枣阳郭家庙墓地的发掘情况来看，〔29〕曾侯瑪伯之墓应在郭家庙墓地曹门湾一带。

新野小西关墓葬与枣阳段营墓葬分别出土曾子仲護甗和曾子仲護鼎各一件，那么曾子仲護究竟是哪一座墓的墓主？或二者皆非，需作进一步讨论。

小西关墓葬墓内葬二人，葬具分别为一棺一椁、一棺无椁，应系夫妻同穴合葬墓。墓内随葬有铜器、玉器、象牙器及骨器等数十件，其中青铜礼器为一套食器（鼎 2、甗 1、簠 2、盥 1）和一套水器（盘、匜各 1）的组合，玉器有琮，结合文献有关记载来看，墓主应系大夫一级。该墓出土曾子仲護甗铭文铜器一件，铜器铭文中称“曾子”者，器主皆系曾侯之子，〔30〕器主身份与墓主身份是相吻合的，因此该墓不排除系曾子仲護及其夫人合葬墓的可能。

段营墓葬随葬有兵器有戈、矛及鏃等，可见墓主系男性。其青铜礼器亦是一套食器（鼎 3、簠 4）和水器（壶 2）的组合，结合墓葬规模和等级来看，墓主应系大夫一级。该墓所出铜器中，有曾子仲護鼎和戈有铭，戈铭据拟补应系曾侯瑪伯之器，但墓主并非曾侯瑪伯。该墓出土曾子仲護和曾侯瑪伯的铜器，则其墓主与此二者关系应皆很密切，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墓主很可能就是曾子仲護本人。

与上述两座墓葬年代接近、随葬青铜器可资比照者还有几批比较完整的曾国铜器群材料，现将有关材料列举如下：

(1) 72 随州熊家老湾，9 件：鼎 3、甗 1、簠 2、1、盘 1、匜 1。〔31〕

(2) 80 随州刘家崖，12 件：鼎 2、鬲 4、簠 2、壶 2、勺 2，编铃及车马器。〔32〕

(3) 随州何家台，13 件：鼎 2、甗 1、鬲 4、簠 2、壶 2、盘 1、匜 1，车马器。〔33〕

(4) 随州桃花坡 M1，13 件：鼎 2、鬲 4、簠 4、壶 1、盘 1、匜 1，车马器。〔34〕



(5) 随州周家岗, 10件: 鼎2、鬲2、簋2、壶2、盘1、匜1, 车马器。^[35]

(6) 枣阳段营, 9件: 鼎3、簋4、壶2, 车马器。

(7) 新野小西关, 8件: 鼎2、甗1、簋2、盨1、盘1、匜1, 车马器。

总体上讲, 段营、新野这两座墓的等级, 从青铜器的规格及组合情况来看, 不相上下, 差别不甚明显, 但鼎数前者多一件, 从这个角度来讲, 段营墓葬的墓主系曾子仲的可能性似较大。

从铜器铭文的角度来看, 曾子仲護称曾子, 可知其身份系曾侯之子, 段营墓葬出土有曾侯瑪伯戈, 器主即为曾侯, 据曾子仲護鼎与曾侯瑪伯戈同出一墓及有关同类材料来看, 曾子仲護很可能即曾侯瑪伯之子。曾子仲作为曾侯伯之子, 以其父之器随葬, 合情合理, 也有很多考古材料可作例证。从这个角度来讲, 曾子仲護系段营墓葬的墓主, 其证据则较曾子仲護为小西关墓葬墓主的可能性也稍显充分, 可能性更大, 对于有关考古材料的解释, 也更加合理。

小西关墓葬既系曾墓, 墓中出土曾子仲護之器, 可见其墓主与曾子仲護关系应很密切, 据有关同类材料来看, 墓主与曾子仲護很可能系亲属关系, 或系其子辈。上述小西关墓葬的青铜器如盨、盘等器饰以蟠螭纹, 其年代应接近春秋早期末叶, 相对而言, 从器形和纹饰来看, 段营墓葬所出青铜器的年代则略早, 因此, 两墓所出铜器年代上的差异, 也支持小西关的墓主系曾子仲護子辈的推断。

总之, 通过有关材料的比较分析, 可知枣阳段营墓葬的墓主系曾子仲護, 新野小西关墓葬的墓主与曾子仲護应为亲属关系, 或系其子辈。

三 结语

综上, 通过对墓葬规模、等级、随葬铜器形制、纹饰及铭文等有关材料的比较分析, 可知河南新野小西关与湖北枣阳段营春秋墓皆系春秋早期姬姓曾国墓葬, 段营墓葬的墓主为曾子仲護, 小西关墓葬系其子辈夫妇合葬墓, 曾子仲護系曾

侯伯瑪之子。结合近年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来看, 新野一带在周初曾国始封时即为其疆域范围。

注释:

- [1] 郑杰祥: 《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 《文物》1973年第5期。
- [2] (无作者) 《河南郟县发现的古代铜器》,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
- [3] a. 《殷周金文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 1984~199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 中华书局, 2007年。以下简称“集成”] 5.2643;
b. 吴镇烽编著: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第4卷, 第391~392页, 第02192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 [4] 同[2]。
- [5] a. 集成 9.4631、4632;
b.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曾国青铜器》, 第440~441页, 文物出版社, 2007年。
- [6] 同[2]。
- [7] 同[2]。
- [8] 同[2]。
- [9] a.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 《文物》1972年第2期;
b.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曾国青铜器》, 第11~47页。
- [10] 同[1]。
- [11] 李学勤: 《曾国之谜》, 《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文物与考古》副刊第92期; 收入其《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 第124~127页,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年。
- [12] 李学勤: 《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 《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 [13] 黄锦前: 《黄君孟铜器群断代再考察——兼论汉淮间春秋青铜器的断代问题》, 未刊稿。
- [14] a.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曾国青铜器》, 第377~378页;
b. 随州市博物馆编: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 78, 第73页, 文物出版社, 2009年。
- [15] 《国语·郑语》“申、缙、西戎方强”, 杜预注:

- “缙，姒姓，申之与国也。”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组校点：《国语》，第5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16] 同 [1]。
- [17]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组校点：《国语》，第519页。
- [18]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8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19]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组校点：《国语》，第255页。
- [20] a.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后修订稿收入其《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84~10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b.同 [11]。
- [21] a.黄锦前：《曾侯與编钟铭文读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
b.黄锦前：《出土资料所见曾国疆域的分布及变迁》，《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 [22] a.同 [1]。
b.集成3.943；
c.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54页。
- [23] a.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b.集成5.2620；
c.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53页。
- [24] 同 [23] a。
- [25] a.同 [23] a；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51~63页。
- [26] 同 [23] a。
- [27] a.同 [23] a；
b.集成17.11201。
- [28] a.集成17.11121；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70页。
- [29] a.襄樊市考古队等编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48~140页；
c.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d.长江文明馆等编：《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年；
e.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 M10、M13、M2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f.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5) M43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g.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苗与南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二五”期间重要考古收获》，第74~85页，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
- [30] 黄锦前：《“曾子”“楚子”及“曾伯仲叔季”等称谓及其身份》，未刊稿。
- [3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158~179页。
- [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195~208页。
-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209~229页。
- [3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231~251页。
- [3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271~292页。